明史

六九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崔景榮　黃克纘

畢自嚴　李長庚　王志道

劉之鳳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罷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臺資十八年播州亂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輩軍綎馳金帛至景榮家爲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

播州平或請以播北界安氏景榮不可會總督李化龍
憂去景榮爲請蠲蜀一歲租䘏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
疏敘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晉太僕少卿三年滿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素驕歲入掠景榮親督戰破之
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銀定絕銀定旣失導
亦叩關求市寧夏歲市費不貲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
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鎭吉能等挾款求補市卒勿許歲
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一年入爲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
政改吏部以疾辭去踰年起宣府大同總督召還晉兵
部尚書會遼瀋失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

撫去留景榮數爲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爲吏部尚書當是時魏忠賢盜國柄羣小更相倚附逐尚書趙南星卽家起景榮欲倚爲助比至忠賢飾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注官景榮皆力持不行寖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爲具揭壽以景榮書爲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遨

後福得旨削奪爲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年卒贈少保
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
爲刑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就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請停礦稅論劾稅使陳增馬堂他惠政甚著
屢以平盜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年詔以故官參贊南
京機務爲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劾還家候命居三年
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上疏陳時政語極痛切
不報召理京營戎政改刑部尚書預受兩朝顧命李選
侍將移宮其內侍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坐盜乾清宮
珠寶下吏克纘擬二人辟餘俱未減帝不從命辟六人

餘遣戍克纘言姜昇鄭穩山劉尚理不持一物劉遜拾
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況選
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當是時諸璫罪重謀脫無
自惟請帝厚待選侍則獄情自緩於是流言四布謂帝
薄待先朝妃嬪而克纘首入其言帝不悅責克纘偏聽
命如前旨已楊漣陳移宮始末帝卽宣諭廷臣備述選
侍凌虐聖母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克
纘皇恐上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涉
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跡斯爲大孝若謂黨
庇李氏責備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駁其

持論之謬末言羣豎持貲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妄希脫罪克纘墮其術而不覺克纘奏辨因乞罷畧言源溥謂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既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既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虛傳宮幃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恐引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已無何給事中

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並劾克纘是非舛謬克纘不服言曩不舉李三才故爲諸人所惡源溥復劾克纘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纘奏辨再乞休帝不問天啓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尋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廷臣議紅丸克纘述進藥始末力爲方從哲辨給事中薛文周詆其滅倫常昵私交昧大義克纘憤援春秋不書隱公閔公之弑力詆文周且白選侍無毆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復劾克纘先是帝宣諭百官明言選侍毆崩聖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追念皇考豈能

恝然於是外議紛紜咸言前此上諭悉出王安矯託而
諸請安選侍者益得藉爲詞蓋是時王安已死魏忠賢
方竊柄故前後諭旨牴牾如此克纘歷官中外淸彊有
執持議與爭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羣小排東林創
要典卒推克纘爲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纘移疾詔加太
子太傅乘傳歸四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東林召克纘
爲工部尚書視事數月復移疾歸三殿成加太子太師
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有劾之者不就卒於家
畢自嚴字景會淄川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松江推官
年少有才幹徵授刑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中遷淮徐

道參議內艱闋分守冀寧改河東副使引疾去起洮岷
兵備參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進右布政使泰昌
時召爲太僕卿天啓元年四月遼陽覆廷議設天津巡
撫專飭海防改自嚴右僉都御史以往置水軍繕戰艦
備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增設鎭
海諸營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習陸戰軍由是可用魏
忠賢令錦衣千戶劉僑逮天津廢將自嚴以無駕帖疏
論之報聞四方所募兵日逃亡用自嚴言攝其親屬補
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畧自嚴請爲監軍山東白蓮
妖賊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初萬曆四十六年遼

左用兵議行登萊海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語詳李長庚傳及是長庚遷乃命自嚴代敘前平賊功進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時議省天津巡撫令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即以委自嚴又議討朝鮮自嚴言不可遽討當俟請貢輸誠東征効力徐許其封耳京師數地震因言內批宜慎恩澤宜節人才宜惜內操宜罷語甚切直自嚴在事數年綜核撙節公私賴之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戶部尚書忠賢議鬻南太僕牧馬草場助殿工自嚴持不可遂引疾歸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自嚴

以度支大絀請覈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停薊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爲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尚無羸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况內供召

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陳所見於是廷臣爭效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核牙行停修倉廒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鋪稅京運撥兌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詔輯賦役全書自嚴言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混派有司聽奸吏暗灑爪分其弊為花派當大為申飭因條入式以獻帝

即命須之天下給事中汪始亨極論盜屯損餉之弊自嚴言相沿已久難於覈實請無論軍種民種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議先是忠賢亂政邊餉多缺自嚴給發如期又疏言最耗財者無如客餉諸鎮年例合三百二十七萬而客餉居三之一宜大裁省其次則有撫賞召買修築諸費皆不可不節帝褒納之其冬京師被兵帝憂勞國事旨中夜數發自嚴奏答無滯不敢安寢頭目臃腫事幸無乏明年夏以六罪自劾乞罷優旨慰留先以考滿加太子少保敘遵永克復功再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於是舊增五

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天下益耗矣已
陳時務十事意主利民帝悉採納又以兵餉日增屢請
清覈而兵部及督撫率為寢閣復乞汰內地無用之兵
帝即令嚴飭然不能盡行也御史余應桂劾自嚴殿試
讀卷首薦陳于泰乃輔臣周延儒姻婭自嚴引疾乞休
疏四上不允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覈其錢穀
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為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銀二
千九百帝以詰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十之七貯太倉
帝令主庫者核實無有帝怒責自嚴自嚴飾詞辨帝益
怒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讜疏救不納踰

月給事中吳甘來復抗疏論救帝乃釋之八年五月敘四川平賊功復官致仕又三年卒賜卹如制

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勵清操入爲順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盡心荒政民賴以蘇盜蔓武定諸州縣討禽其渠魁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行登萊海運長庚初言不便後言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宮陸行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費一金部議以爲便遂行

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即以長庚爲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益於下他若陝西羊羢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

國急帝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於是戶科給事中官應震上言考會典於內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供武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爲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云嘉靖二十二年題準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各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盡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斂之於內也今不考各邊取

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且原數一百萬陛下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顛末都忘以臣計之毋論今年當借卽嗣後年年借用可也毋論未來者當濟邊卽見在內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於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舊制陛下獨不聞耶帝卒不聽時諸事刱始百務坌集長庚悉辦治天啓二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就移戶部明年召拜戶部尚書未任以憂歸崇禎元年起工部尚書復以憂去久之代閔洪學爲吏部尚書六年

正月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長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職祈立賜譴黜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爲萬世口實帝不懌次日召對平臺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責令回奏奏上帝益怒及面對詰責者久之竟削其籍志道漳浦人天啓時爲給事中議三案爲高攀龍所駁謝病歸其後附魏忠賢歷擢左通政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學爲眞

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爲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並追
咎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回奏奏上斥爲民家居十年
國變久之卒
劉之鳳字雝鳴中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南京御
史天啓三年六月上疏別白孫承宗王象乾閻鳴泰本
末請定去留而撤毛文龍海外軍令居關內又請亟罷
內操忤魏忠賢傳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再瀆奏者罪無
赦六年之鳳方視江防期滿奏報忠賢奪其職崇禎二
年起故官帝召周延儒燕見宵分始出之鳳偕同官上
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鄉

不堪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曰舉朝盡欺獨延儒一人捐軀爲國使陛下眞若廷臣無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樹所私曰爲馮銓霍維華等報怨此一召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邱山之損忤旨詰責已復列上五事曰舉謀勇止援兵練士著密偵探選守令俱見採納累遷刑部侍郎遂代鄭三俊爲本部尚書之鳳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審錄高牆罪獨不與上疏言之報可嘗與左侍郎王命璿召對平臺論律例及獄情帝申飭而退時有火星之變之鳳特請修刑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贓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

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爲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遲疑不敢遽發屢疏謝病帝不從會尚書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荊可棟貪墨下部訊之鳳予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絞給事中李清言於律未合同官葛樞復論救帝怒鐫樞級調外十三年四月之鳳獄中上書自白無贓賄情可矜原亦置不省竟瘐死計崇禎朝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喬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

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之鳳論救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尚書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並降

贊曰崔景榮黃克纘皆不爲東林所與然特不附東林耳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爲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爲輕重豈篤論哉畢自嚴李長庚計臣中辦治才而自嚴

增賦之議識者病焉劉之鳳議獄不當罪止譴罷竟予重比刑罰不中欲求治得乎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鶴鳴 弟鶴騰　董漢儒 汪泗論

趙彥　王洽 王在晉 高第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馮元飈 兄元飂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

陝西右參政分巡臨鞏以才略聞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爲寇鶴鳴言仲賊乃粤西猺種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砦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卽爲民合卽爲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鎭遠淸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合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追勦猓坪賊首老蜡鷄據峰巔仰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鷄僭王號鶴鳴奪其關老蜡鷄授首撫降餘衆

而還尋發兵擊平定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晉並臥家園不赴至天啓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剋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至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薛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略遼東性剛負氣好謾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撫王

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疆而鶴鳴化貞愈篤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議經撫去留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宜竝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專任化貞議甫上化貞已棄廣寧遁鶴鳴內慙且懼罪乃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憚行逗遛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間諜厚噉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初廣寧敗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詈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

謙何薦可繼劾並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
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暘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
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
抵言廷弼僨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
庇不令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爲一燝鷹犬且曰祖宗故
事大司馬不以封疆蒙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
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
歸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以
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貴州
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劍功未就莊烈帝嗣

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倒懸於樹罵賊死年八十五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入為戶部主事疏陳減織造裁冒濫諸事且曰邇來九閽三殿間惟聞縱酒淫刑黷貨時事可憂不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務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有聲四十年就拜右

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帝賜福王莊田責湖廣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四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繫者又爲滿朝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憂歸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啓改元遼陽失簡精卒二千入衞詔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爲奏請漢儒言文龍計畫疎虛聲未可

長侍又請誅逃將管大藩張思任孟淑孔等語甚切帝
命逮治思任等而大藩卒置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逸
有出塞投插部者漢儒請捕獲立誅同伍相禽捕者重
賞且給餉以時則逃者自少帝亦嘉納奄人王體乾宋
晉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廕錦衣官皆予世襲
漢儒據祖制力爭帝不從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等
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
疏繼之卒不納漢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橫漢儒服
闋遂不召追敘甘肅功郎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
戶卒贈少保諡肅敏汪泗論字自魯休寧人祖伯嘉靖

中進士歷官福建兵備僉事分守福寧倭犯同安洎釋重四七人爲軍鋒擊倭却之捷聞賚金幣泗論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漳浦知縣調福清有惠政清屯田繕城堡徵擢御史首請杜內批以嚴履霜之漸又請召還科臣楊漣等以作士氣巡按江西敦重持大體奸宄肅然宗人祿不給疏以橋稅贖鍰存留接濟歷太僕寺少卿嘗識黃道周於諸生中人服其精鑒

趙彥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旣失彥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鎭自此始天啓

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百里萬曆二十三年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咒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爲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

秋竝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陷鄆城俄陷鄒滕嶧衆至數萬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爲山東總兵官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所却棟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兗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遊擊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鄒城旋敗去遂復嶧縣七月彥視師

兗州甫出城遇賊萬餘彥縋入城肇基急迎戰而令國棟及棟夾擊大敗之橫河時賊精銳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遊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於黃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以攻鄒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鴻儒單騎走被禽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彥乃紀績告廟獻俘磔鴻儒於市鴻儒躪山東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至是始伏誅于弘志

亦於是年六月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鴻儒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弘志突圍走爲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好賢亦捕得伏誅彥已加兵部侍郎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奏請振濟且捐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爲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尅餉役軍虛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將王楹行邊爲哈剌慎部襲殺彥請覈實論罪幷敕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憂之畫上八事帝皆褒納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爲忠賢所惡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賊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錦衣頗招搖都市給事御史交劾之彥三疏乞罷忠賢挾前憾令乘傳歸子削籍初妖賊興遼東經略王在晉遣兵助討彥敘功不及在晉在晉憾之至是爲南京吏部數詆彥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彥冒功濫廕且言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廕並京觀毀之尋追敘兵部時邊功即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

王洽字和仲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邱服闋補長垣洽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爲一方最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天啓初諸賢彙進洽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引及魏忠賢逐南星洽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攝部事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召見羣臣奇洽狀貌即擢任之上疏陳軍政十事曰嚴債帥修武備核實兵衡將材覈欺蔽懲朘削勤訓練釐積蠹舉異才弭盜賊帝並褒納宣

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巡撫張宗衡爭插漢款戰事帝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洽及諸執政並主象乾策定款議詳見象乾宗衡傳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東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曆初總督張佳允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爲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者荒未墾者置不問遺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講生財之術爲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

裨軍食無鉄帝稱善卽命行之嘗奏汰年深武弁無薦
者四十八人以邊才舉監司楊嗣昌梁廷棟後皆大用
二年十月我
大淸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衞督
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郭之琮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
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不能拒
大淸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召對廷臣侍郎周延儒
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
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强敵宵遁帝頷之遂下洽獄以
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尋論罪復坐大

辟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絀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於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樞臣咸獲免人多爲洽惜之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進督河道泰昌時遷添設兵部左侍郎天啓二年署部事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爲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

慶臻攺救書事削籍歸卒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曆十
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經略薊遼未數月以恇怯劾
罷去崇禎二年冬
大清兵破灤州第竄免
梁廷棟鄢陵人父克從太常少卿廷棟舉萬曆四十七
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攺禮部歷儀制郎中天啓
五年遷撫治西寧參議七年調永平兵備副使督撫以
下爲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崇禎元年起
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參政十一月
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

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略報可未幾督師袁崇煥下獄復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特召廷棟掌部事時京師雖解嚴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心嫉之給事中陳良訓首刺廷棟同官陶崇道復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倏而爲巡撫總督本兵國士之遇宜何如報乃在通州時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自以爲神算今何以難者易易者難且嘗請躬履行間隨敵追擊以爲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血何銷亡也謂制敵

不專在戰似矣而伐謀用間其計安在帝不聽崇道言
廷棟疏辨乞一嚴疆自效優詔慰留之未幾工部主事
李逢申劾廷棟虛名崇道又言廷棟輕於發言致臨洮
固原入衞兵變帝皆不納五月永平四城復賞廷棟調
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錦衣僉事其秋廷棟以兵食不
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
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陞少者
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
數百萬巡按查盤訪緝餽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
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

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懽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戶部協議戶部尚書畢自嚴阿廷棟意即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並咨怨已陳釐弊五事曰屯田曰鹽法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汙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褒納廷棟居中樞歲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然頗挾數行

私不爲朝論所重給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弘勛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囑兵部廷棟亦劾弘勛及錦衣張道濬通賄狀兩人遂下獄兩人者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也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己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允者弘勛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司官手書且言其縱奸人沈敏交關薊撫劉可訓納賄營私廷棟疏辯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主插漢撫賞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頗爲奸利廷棟庇之後佳允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囑將領數事事俱有迹

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以熊明遇代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楊嗣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明年七月我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逼京師山後地乃廷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督師兩人恇怯不敢戰近畿地多殘破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黃藥求死八月十九日

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鳳翼卒踰旬日廷棟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棟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廷棟既歿其父克

從尚在後賊破鄢陵避開封及開封被淹死於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知長興縣四十三年擢兵科給事中旋掌科事上疏極陳時弊言今春以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淸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卽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

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綵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搆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

寒心哉帝不省亓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爲福建
僉事遷寧夏參議天啓元年以尚寶少卿進太僕少卿
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建營伏虎山選練蒼
頭軍以資守禦永樂中齊王榑以罪廢其子孫居南京
號齊庶人有膺爐者自負異表與奸人謀不軌明遇捕
獲之寘其黨十餘人於法魏忠賢黨謀盡逐東林以明
遇嘗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其
黨庇徇私忠賢即矯旨革職未幾坐汪文言獄追贓千
二百金謫戍貴州平溪衛莊烈帝即位釋還崇禎元年
起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左遷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召拜

兵部尚書疏陳四司宿弊悉見採納楊鶴被逮明遇言
秦中流寇明旨許撫勦並行臣謂渠魁乞降亦宜撫脅
從負固亦宜勦今鶴以撫賊無功就逮倘諸臣因鶴故
欲盡戮無辜被脅之人絕其生路宜急敕新督臣洪承
疇諭賊黨殺賊自效即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
體敘錄而諸將善撫馭如吳弘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
日孤帝亦納之五年正月山東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
明遇過信巡撫余大成言力主撫議久愈猖獗萊城被
圍幾陷乃調關外軍討定之語詳徐從治傳當是時我
大淸兵入宣府巡撫沈棨與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

金帛牢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棨專擅召對明遇等於平臺明遇曲爲棨解帝不悅逮棨下吏於是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棨交關悞國同官陳贊化呂黃鐘御史趙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疎庸僨事命解任候勘尋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改工部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寧兵備副使憂歸天啓初起右參政飭遵化兵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閻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修

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委之已甚懼即疏請專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旣抵關以八月出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畚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剿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爲根基寧遠爲門戶廣寧爲哨探其意專主守關與承宗異議時趙率教駐前屯墾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煥滿桂守寧遠關外規模略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於四年正月東

行鳳翼語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我也國家即棄遼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害今舉世不欲復遼彼一人獨欲復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詆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建閫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悅舉其言入告適鳳翼遭內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爲世龍等辨因詆鳳翼才鄙而怯識闇而狡工於趨利巧於避患廷議以既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冬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鳳翼前撫保定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諸建

祠者俱入逆案鳳翼以邊臣故獲宥三年起故官代劉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旣復遵永四城敘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鳳翼以西協單弱條奏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爲兵部尚書明年二月召對平臺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同奏爲國任事潔己率屬之諭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乞兩鎭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給五錢安能致赳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餉帝竝從之給事中周純修御史葛徵奇等以兵

事日棘劾鳳翼溺職鳳翼連疏乞休皆不許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少保七月我

大清西征插漢師旋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閒住帝以爲輕責鳳翼對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强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奇瑜以招撫僨事給事中顧國寶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剿中原羣盜言官以承疇勢難兼顧請別

遣一人爲總督鳳翼不能決旣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請以江北巡撫楊一鵬鎭鳳陽防護皇陵溫體仁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燬鳳陽皇陵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晉以鄉里爲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鎭鳳陽尋推盧象昇爲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已蔓延不可制矣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辯昌貶秩調外已而鳳翼言剿賊之役原議集兵

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爲期督臣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旣益以祖寬李重鎭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請以賊在關內者屬承疇在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勦於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勦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

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敕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爲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爲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帝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軍機要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斬級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必至無所

適從願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寬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守奇正錯出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軍殺將明日又陷邑殘州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撫豈法之平願樞臣自今凡可責諸撫之成者勿寬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言江北之賊自滁州歸德兩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淅川大山中關中賊亦由閿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敕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剿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深然之剋期五

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雖建此策冢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竟不能滅至七月我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尚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命中官羅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犄角皆退怯不敢戰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已巳之變尚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黃藥病已殆猶治軍書

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勦寇功有詔敘復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溫體仁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意圖逭責乃竟以畏法死

陳新甲長壽人萬曆時舉於鄉爲定州知州崇禎元年入爲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關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年大淩新城被圍援師雲集征繕悉倚賴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中官馬雲程亦以爲言乃報可新甲言臣蒙使過之恩由監視疏下此心未白淸議隨之不敢受

不許尋進副使仍涖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焦源清巡撫宣府新甲以戎備久弛親歷塞垣經前人足跡所不到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頹弓矢甲仗朽敝狀屢疏請於朝加整飭邊防賴之楊嗣昌爲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內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會

大清兵深入內地詔新甲受代卽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歿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其前後逗撓新

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掞讐帝不問旣赴鎭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諸事報可麾下卒夜譁新甲請罪亦不問給事中戴明說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十三年正月召代傅宗龍爲兵部尚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陛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嘗言惟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鎭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並採用之復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卽命飭行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鐫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

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即與優敘若四郊被寇與失機並論帝即從之然是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甲舉丁啟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龍孫傳庭並以微罪繫獄新甲於召對時稱其才退復上章力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廕秩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甡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

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
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爲
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
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
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
以八月次松山爲我
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自海道遁還
言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解承
疇又被圍於松山帝深以爲憂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
月御史甘惟爗劾新甲寡謀悞國請速令舉賢自代不

納三月松山錦州相繼失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
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
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貴爲援與司禮
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當是時闖賊蹂躪河
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
出關討賊先後陷歿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
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初新甲以南北交
困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
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

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官駴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帝旣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慍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

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等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新甲爲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晩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慙而退新甲初自陽和入都門黃霧四塞識者以爲不祥及是果應

馮元颺字爾弢慈谿人父若愚南京太僕少卿天啓元

年元飈與兄元颺同舉於鄉明年元飈成進士歷知澄海揭陽崇禎四年徵授戶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飈力爭時元颺亦疏論中官兄弟俱有直聲無何上疏力詆周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又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復薦詞臣姚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讜論不當奪言路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飈復撫劾其貪穢數事被旨譙責遂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鳳陽皇陵燬廷臣交論溫體仁王應熊朋比悞國元飈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

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遷禮科右給事中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寬宥並採納之詔簡東宮講官左諭德黃道周爲首輔張至發所抑且疏詆之元飈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兩疏詆元飈帝皆置不問由戶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改南京太僕卿就遷通政使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

侍郎轉左元飈多智數尙權譎與兄元颺並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言路詆周延儒及爲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飈因與善延儒欲以振饑爲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飈令引吳甡入閣助之旣而甡背延儒議能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飈沮止之開元以是獲重譴兵部尙書陳新甲棄市元飈署部事一日帝召諸大臣遊西苑賜宴明德殿因論兵事良久出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內製火箭次第示元飈元飈爲辨其良楛帝曰大司馬缺久無踰卿者元飈以多病辭乃用張國維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元飈爲尙書帝

倚之甚至元飈顧不能有所爲河南湖廣地盡陷關寧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劇乞休帝慰留之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益堅乃允其去元飈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飈謂不可輕戰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飈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鬬白高兩將不可任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福王時元飈卒其家請卹給事中吳适言元飈身膺特簡莫展一籌予以祭葬是使慢

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議卒如所請元颺字爾賡舉
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
工二部事元颺抗疏謂內臣當別立公署不當踞二部
堂二部司屬亦不得至彝憲門犯交結禁帝責以沽名
彝憲亦慍元颺請告歸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中遷
蘇松兵備參議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
人其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為奧主元颺捕得其渠魁則
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
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官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
下巡按倪元珙以屬元颺元颺盛稱溥等元珙據以入

告體仁庇交聲兩人竝獲譴元颺謫山東鹽運司判官十一年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十四年遷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明年敘軍功廕一子錦衣衛時元飈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宮參療元颺疾而元颺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颺乃由海道脫歸是秋九月卒

贊曰明季疆場多故則重本兵之權而居是位者乃多庸闇闒冗之輩若張鶴鳴之任王化貞陳新甲之舉丁啓睿皆闇於知人至松山之役其悞國可勝言哉梁廷

棟謂民窮之故在官貪似矣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說是所謂亡國之言也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啟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停譽卿俸半年楊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忠賢大逆不道視漢之朋結趙嬈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何異忠賢大怒又言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廠衛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邇復用立枷法士民槁項斃者不知凡幾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流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內操

未罷聚虎狼於蕭牆之內逞金革於禁闥之中不爲早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趙南星高攀龍被逐譽卿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莊烈帝卽位誅崔魏將大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冀收餘燼屢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尚書王永光素附璫讎東林尤陰鷙詔定逆案頌璫者卽黨逆永光嘗頌璫治逆案陰護持之南京給事中陳堯言疏劾永光璫孽不當正銓席然帝方眷永光責堯言譽卿又抗疏爭於是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已亦璫孽也遂訐譽卿及同官沈惟炳東林

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卽日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罪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

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為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帝以苛求責之而是時言官吳履中等復交章劾體仁應熊交相贊美其擬旨慰留曰忠悃曰藎畫曰絕私奉公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藎安在而奉公濟艱者何事也譽卿再疏論帝仍不問譽卿曰皇上臨馭有年法無假貸獨於悞國輔臣不一問今者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顧從容入直退食委蛇謂可超然事外乎帝終不聽譽卿在天啟時謝陞方為文

選郎及是陞長吏部譽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慍語侵陞陞亦慍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爲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侍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御史張纘曾乃獨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搆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囑紹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譽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史

劉逵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祿卿不赴國變薙髮爲僧久之卒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川參政允誠舉天啟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告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二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敘功加俸一年改職方員外郎五年六月以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畧言當事借皇上剛嚴

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淸明之躬寖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剿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棊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

悞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
元化竝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
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
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奸黨
不惟不用其言幷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
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
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
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
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
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

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於此矣擅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曰體仁生平紾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

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而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以家貲而首拔鄧英以論沈演而譎羅喻義以左右非人一語而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孝養母母年八十三而終後爲福王驗封員外郎十餘日卽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不慕榮達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啗之允誠拒不應入南都士英先造請亦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尚濂駢斬於南京

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三年冬疏陳兵屯之策請敕順天保定兩巡撫簡所部壯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營訓練而天津翟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並建節鉞宜令練兵之外兼營屯田又陳閩海剿撫機宜六事並議行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驛站所裁纔六十萬未足充軍餉十一而郵傳益疲勢必再編里甲是猶剜肉醫瘡瘡未瘳而肉先潰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溢原數加派五百九十萬外新增又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爲稽核乎邊報

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捷頻聞躐加峻秩門客廝
養詭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
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爲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
造宜且暫停銓法壞於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撫
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褒上蒙
而下剝不可不禁飭又條陳數策請大修北方水政帝
皆納其言熹宗時司業朱之俊議建魏忠賢祠國學旁
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置籍責諸生捐助及帝卽位委
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首輔韓爌以同鄉庇之
漏逆案及是之俊已遷侍講呈潤發其奸請與萬齡棄

西市之俊由是廢宣府監視中官王坤以冊籍委頓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即令坤按核呈潤上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卑而任鉅良機在先朝以糾逆璫削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覈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貴之威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者巽日九邊聲息監視善惡奚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毋使仰鼻息於中貴帝以呈潤黨比貶三級出之外良機者南昌人也字省之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啟間爲

御史嘗糾魏忠賢之惡不減汪直劉瑾忠賢憾之以年例遷廣東參議艮機方按貴州不候代而去遂斥爲民崇禎元年起故官按宣大二鎮年滿當代以其敏練再巡一年至是遂爲坤劾罷時又有御史李曰輔者亦以論中官獲譴廷臣交章論救不聽而御史趙東曦又疏劾坤亦獲譴云曰輔字元卿亦南昌人也與胡艮機同里閈萬曆中舉於鄉爲成都推官與巡撫朱燮元計兵事偕諸將攻復重慶崇禎四年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出張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監餉宣府劉文忠監餉大同劉允中監餉山西又命王

應期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協又命吳直監餉登島李茂奇監茶馬陝西曰輔上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閹之遣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啟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爲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司照磨東巘字馭初上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五年由知縣

入爲刑科給事中請興屯塞下以充軍用不報適宣塞
有私和事王坤時監宣餉且請代東鑛上言宣塞失事
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棨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
坤方會飲城樓商搉和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
辭扶同罪反侈邊烽已熄爲己功且請代夫內臣之遣
陛下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卽盡撤之猶謂不早坤顧
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
宣鎭擅和實坤奏發何謂欺隱調東鑛外任謫福建布
政司都事異時呈潤起官以光祿署丞終艮機起光祿
典簿終南京吏部主事東鑛稍遷行人司正禮部郎中

奉使還里福王時召東巘爲給事中曰輔爲御史而二人者皆已死矣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元年由知縣徵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楊維垣八大罪及阮大鋮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王師討安邦彥久無功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畧并薦舊總督朱燮元閔夢得等帝即議行後果平賊已

陳驛遞之害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即飭所司嚴加釐革積困爲蘇當是之時閹黨既敗東林大盛而朝端王永光陰陽閃爍溫體仁猾賊周延儒回佞言路新進標直之徒尤競抨擊以爲名高體仁之訐錢謙益也以科場舊事延儒助之惡且目攻己者爲結黨欺君帝怒而爲之罷會推矣御史黃宗昌疏糾體仁熱中枚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前此公論之不予且箝後來言路之多口羽健亦憤朋黨之說曰彼附逆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之連袂登進者

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爲相黨而去乎陛下不識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之孰正孰邪不觀天啟七年前與崇禎元年後之天下乎孰危孰安今日語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餘諸臣亦何負國家哉一夫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不且一網盡哉帝責羽健疑揣而以前條陳驛遞原之太常少卿謝陞求巡撫於承光承光長吏部陞當推薊鎮畏而引病以避後推太僕則不病羽健劾陞承光朋比宜並罪承光召對文華殿力詆羽健請究主使之者大學士韓爌曰究言官非體也帝不從已而宥之一日帝御文華殿獨召延

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廷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間更漏已沉閤門猶啟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羽健既積忤權要其黨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煥下獄主事陸澄源以羽健嘗疏譽崇煥劾之落職歸卒黃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初爲御史請斥矯旨僞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敘功止先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出詔凡加銜進秩皆魏氏宮也得旨汰敘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糾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僞不可貸遂列上黃克

纘范濟世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一人乞罷免
帝以列名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尚書張我續侍郎呂圖
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又劾周延
儒貪穢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體仁不納二年冬
巡按湖廣岷王禋洪爲校尉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鉦
等所弑參政龔承薦等不以實聞獄不決者久之宗昌
至羣奸始伏辜帝責問前諸臣失出罪宗昌糾承薦等
時體仁延儒皆已入閣而承光意忌以爲不先劾承薦
也鐫宗昌四級宗昌遂歸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鄉
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

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莊烈帝初在位銳意圖治數召見羣臣論事然語不合輒訶譴而王永光長吏部尤樂沮之澄城人韓一良者元年授戶科給事中言陛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金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伏乞陛下大爲懲創逮治其尤

者帝大喜召見廷臣卽令一良宣讀讀已以疏遍視閣臣曰一良忠鯁可僉都御史永光請令指實一良唯唯如不欲告訐人者則令密奏五日不奏而舉周應秋閻鳴泰一二舊事爲言語頗侵永光帝乃再召見一良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環頌音琅然而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則掩卷而歎問一良五百金誰之餽也一良卒無所指固問則對如前帝欲一良指實將有所懲創一良卒以風聞謝大不懌謂大學士劉鴻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良前後矛盾褫其官

吳執御字朗公黃巖人天啓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

州建魏忠賢祠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亂請罷捐助搜括毋爲貪墨藏奸藪帝以沽名市德責之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比匪用王元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賄舉尹同臯而祖制紊國家立法懲貪而永光誨貪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淸帝以永光淸愼不納其言請召黄克纘劉宗周鄭鄤忤旨譙讓又言往者邊警袁崇煥王元雅擁金錢數百萬士馬數十萬狠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强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餉

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關文武吏繕修戰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翺葉盛輩所爲客兵可撤餉省可數百萬帝時未審執御所論畿輔秦晉也而曰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又劾首輔周延儒攬權其姻親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爲奸利初執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陳內外陰陽之說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劉宗周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

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眞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芳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爲申救卒坐三人贖徒三年彥芳字延祖歙縣人爲御史大凌被圍疏論孫承宗又駁逆案呂純如辨寃之謬登州用兵請設監島中官至是謫歸績燦字偉奏安福人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又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

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遂獲罪卒福王時復官彥芳績燦兩人者皆以天啟五年舉進士彥芳授莆田知縣績燦授興化知縣又皆以治行高等擢崇禎四年御史並有聲其免官也又皆以薦才不中與吳執御同論譴云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勸帝法周孔黜管商崇仁義賤富強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體仁引爲助爲營入閣正宸上言應熊强愎自張何緣特簡事因多攙變以刻成綜核

傷察宜存渾厚奈何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帝大怒下獄拷訊竟削籍歸九年冬召爲戶科給事中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帝尊禮之特重正宸出其門與搢拄歲旦朝會帝隆師傅禮進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正宸曰陛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以格君心毋緣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刺延儒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爲宣大總督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以罪輔馮銓力得再召欲假守涿功復銓冠帶正宸爭之事遂寢其不

肯阿徇如此未幾會推閣臣救李日宣謫戍均州語在
日宣傳福王立召復正宸故官正宸痛舉朝無討賊心
上疏曰比者河北山左各結營寨禽殺偽官爲朝廷效
死力忠義所激四方響應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
聯絡諸路一心齊力互爲聲援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
陘絶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陛下縞素親率六師駐蹕
淮上聲靈震動人切同仇勇氣將自倍簡車徒選將帥
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據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
大矣渠無人應運而出哉魏國公徐弘基薦逆案張捷
部議竝起用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安遠侯柳祚昌等

薦起阮大鋮正宸並疏諫不納改大理丞正宸請假歸會王監國署舊官事敗棄家爲僧

黃紹杰萬安人天啟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考選給事中需次劾罷奄黨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補授兵科五年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言文衡烈士受内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希詔内豎訐邊臣辱國大不便宜亟更文衡而罷希詔帝不聽久之文衡以閒住去紹杰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五月因旱求言紹杰疏論大學士溫體仁曰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

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次輔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干天和無歲不旱暵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瞷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建一議又曰慮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攖其兇鋒也凡此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方眷體仁貶紹杰一秩體仁辨且訐其別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爲人

指授耶因列其罪狀東南不肯設立總督庇兵部侍郎
彭汝楠致失機宜用貪穢胡鍾麟爲職方郎而黜李繼
貞囑尚書閔洪學起私人唐世濟爲南京總憲錮正人
瞿式耜等庇姻婭沈棨爲宣撫私款辱國庇主考丁進
從寬磨勘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
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
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僨悞之征體仁
猶辨且以朋黨爲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
仁長子受巡撫棨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
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

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調爲上林苑署丞遷
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再劾體仁悞國召寇再
謫應天府檢校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卒先是七年正月
給事中李世祺論溫體仁及大學士吳宗達幷劾兵部
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謫福建按察司檢校世祺字
壽生青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科
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
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
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禱雨未應乃進修政之說三曰
恤畿甸議催科預儲備帝竝納之中官出鎮世祺上言

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民各分事權防專擅內閣入奉
天顏出司兵食內廷意旨既得而陰伺之外廷事權又
得而顯操之魏忠賢盜弄神器則賴聖天子躬翦除之
而奈何復躬自蹈之不聽五年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
地動世祺上言日者輔理調變無聞精神爲固寵之用
統軍衡才無術緩急無可恃之人中樞決策掩耳盜鈴
主計持籌醫瘡剜肉州縣迫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簿
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接跡囹圄考槃薖軸之士
抗聲鴻舉一人議疑及衆人一事訾疑及衆事黃衣之
使頡頏卿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

折强項則釁開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期月初雖間有摘
發至竟同歸模稜效不效可槩見伏願撤回各使以明
陰不干陽之分然後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
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
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謂
延儒嘗語人曰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成何語臣聞之世
祺帝詰世祺則言聞之贊化帝詰責者再三世祺執如
初乃已至是論體仁絕世之奸大貪之尤遂貶官久之
起行人司副屢遷太僕寺卿遣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
杜門不出久之卒

傳朝佑字右君臨川人有孝行萬曆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啟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採納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袁弘勛張道濬爲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皇上因旱求言則恐其揚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皇上慎密兵機則欲其箝人口故挫直臣以怵衆往時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大臣之

道固如是乎忤旨切責屢遷工科左給事中陳當務十
二事一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內批用輔臣五勿
使中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緹騎八停內
操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敕有司修城積粟十
二講聖諭六條出封益藩事竣還里九年起家進刑科
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爲給事中陳啓新所劾貶秩調外
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畧言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
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
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
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

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燮理職
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
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則日尋
恩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强敵內逼大盜四起
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廕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
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
已且七年又議裁減茂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
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
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祗今文武臣僚幾數百
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夫人主之辨

姦在明而人主之去姦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罷中官杜勲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佑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棘獲罪者益衆獄幾滿朝佑乃從獄中上書請寬恤語過激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恣意訕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當時臺省競言事言不中多獲譴章正宸莊鼇獻李汝璨之徒好直諫朝佑嘗疏稱之

鼇獻字任公晉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汝璨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爲刑科給事中十年閏月因旱求言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始於端揆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籍歸國變哀絰北面哀號作祈死文祈死竟死汝璨朝佑旣死福王時復官鼇獻事福王復官久之卒

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眞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山陽武舉陳啟

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為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絀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

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論之歙人楊光先訐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啟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並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上而啟新遭母憂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爲僧以卒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埰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

初溫體仁及薛國觀排異己及建言者周延儒再相盡反所爲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埰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敢謂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倘如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人皆喑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先是給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因貪緣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延儒及廷推

遂得俞旨適帝有為人出缺論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
非為天錫發也埰探之未審謂帝實指其事倉卒拜疏
而帝於是時方憂勞天下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
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埰顧反覆詰難若深疑於帝者
帝遂大怒曰埰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
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埰情罪特重且二十四
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
實以聞時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衞帝怒兩人
甚密旨下衞帥駱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
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

以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
即疏劾養性歸過於君而自以爲功陛下無此旨不宜
誣謗即有之不宜洩請並誅養性開元養性大懼帝亦
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埰獄言掠訊者再
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
石麒等擬埰戍開元贖徒帝責以徇情骫法令對狀乃
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埰開元至午門並杖一
百埰已死埰弟垓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刑部獄明年
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埰開元出即謁謝賓客帝以
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埰

戍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
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且死語其二子曰吾
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垓
字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埰下獄垓盡力營護
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垓請代兄繫
獄釋埰歸葬不許卽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初垓爲行
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大中並列立拜
疏請去二人名及大鋮得志滋欲殺垓甚垓乃變姓名
逃之寧波國亡乃解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啟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

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期等監視關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繫不決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鉅萬每會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歎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聽今應時復敢爲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竝貶二秩調外開元不赴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三年遷

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驟遷開元以淹久頗觖望會光祿丞缺開元詣首輔周延儒述己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輒命駕出開元大慍會帝以畿輔被兵求言官民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即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謀畫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

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錮

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爲解開元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即以爲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

採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以爲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當是時開元欲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之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飈責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開元意動大理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爲縣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

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惡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

開元讒諂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
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
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
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始方士亮劾罷密雲巡撫王繼
謨參政錢天錫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給事中
楊枝起廖國遴爲天錫貪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
之欲令邱瑜秉政陳演爲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
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
寃謂國遴枝起酖殺之兩人及天錫並削職下獄士亮
又言恐代繼謨者未能勝繼謨繼謨得留任十六年六

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年正月遣戍杭州未幾京師陷福王召起吏科給事中丁母艱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爲僧隱蘇州之靈巖以終士亮歙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祈籤奉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

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陛籍已而士亮連劾諸督撫張福臻徐世廕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呂大器甘肅總兵馬爌事多施行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讜林蘭友成勇傅元初而恤已死者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帝頗採納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削職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官國變後卒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八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擇莫

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無不賢因請起用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報聞明年疏劾陳啟新宜召九卿科道覿面敷陳罄其底蘊果有他長然後授官遽爾授官非所以重名器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尸素可愧帝怒未幾大學士錢士升以爭武生李璡搜括富戶忤旨引罪乞休去爾選上疏曰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璡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

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竝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絀德齊力徒使强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騐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

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
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
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
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
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
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爚耳目毀
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
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
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沖寧進禮退義
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疏入

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卽尚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叅疏未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

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曰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强人時帝聲色俱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黃簡畧斥爲欺罔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即不聽亦可留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請鐫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

懋第相繼薦有詔召還未及赴而都城陷福王立首起
故官未上羣小用事憚爾選鯁直令補外僚遂不出國
變後又十二年而終

湯開遠字伯開主事顯祖子也早負器識經濟自許崇
禎五年由舉人爲河南府推官帝惡廷臣玩愒持法過
嚴開遠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至大
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廷
臣薦舉不當疑爲黨徇惡廷臣執奏不移疑爲藐抗以
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路以詳
愼責諸臣於是引罪者衆而不諒其致誤之由墨吏宜

逮然望稍寬出入無紕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怵參罰惟急催科民窮則易爲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帝怒摘其疏中桁楊慘毒遍施勞臣語責令指實乃上奏曰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議過不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爲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爲宜畧宜仍之

事朝所爲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爲推重愾歎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蘇州僉事左應選任昌黎縣令率士著保孤城事平之日擢任監司乃用小過卒以贓擬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貸捍禦著績者又不獲原諸臣安所適從哉事急則鉅萬可捐事平則錙銖必較向使昌黎不守同於遵永不知費朝廷幾許金錢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所惜者此其一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狂奔盡氣無救燎原此不過爲法受過耳更欲以他罪論則甚矣今歲盛夏雪雹地震京圻草場不爇自焚陛下

不寛刑修省反嚴鞫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也臣所惜者此其一宣大巡按胡良機陛下知其諳練兩任巖疆尋因過悞褫革輿論惜之豈成命終難反汗哉臣所惜者此其一監兌主事吳澧宥且河干經營漕事運弁稽遲量行責戒乃褫革之又欲究治之夫兵譁則爲兵易將將譁則爲武抑文勇於譁而怯於鬬安用此驕兵驕將爲也臣所惜者此又其一未復爲都御史陳于廷易應昌申辨帝怒切責之河南流賊大熾開遠監左良玉軍躬擐甲冑屢致克捷帝以天下用兵意頗重武督撫失事多逮繫而大將率姑息開遠以爲偏

年十月上疏曰比年寇賊縱横撫鎭爲要乃陛下於撫臣則懲創之於鎭臣則優遇之試觀近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陞廕不遂者乎即觀望敗衄罪狀顯著者有不寛假優容者乎夫懲創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蔓延者分别之法少也撫臣中清操如沈棨幹濟如練國事捍禦兩河身自爲將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吳甡或麗爰書或登白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即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

王樸尤世勛王世恩輩其罪可勝誅哉秦撫甘學濶有法紀全疎一疏請正縱賊諸弁以法明旨顧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法原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至韎韐之夫不使怯且欺者倖乎其間則賞罰以平文武用命矣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指實責令再陳乃上言曰朝廷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勸懲無當欲勘定大亂未之前

鬪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關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秩王樸惟怯暴著聽敵飽去猶得與吳甡並論播之天下不大爲尸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元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爲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幷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幷褫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

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
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即或處分不過
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
無罪可乎是陛下於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
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遇當舊撫
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
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
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
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
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

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鼎延傾貲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官矣吏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胥豎閧然而起羽文詈不爲撓乃以起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

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於蕩寇安民毫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撫按解京訊治河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奏乞留巡按金光辰亦備列其功狀以告帝爲動容命釋還戴罪辦賊十年正月討平舞陽大盜楊四論功當進秩總理王家禎復薦之乃擢按察僉事監安廬二郡軍其年冬太子將出閣奏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恤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寛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得習見習聞爲他日出治

臨民之本帝深納之是時賊大擾江北開遠數有功巡撫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進秩副使監軍如故十三年與總兵官黃得功等大破革裏眼諸賊賊遂乞降朝議將用為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為泣下贈太僕少卿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郊迎勇不往且捕笞其從人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擊走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為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

吏部主事以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諭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而勇以先赴南京不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入閣言者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言嗣昌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屢驚羣寇滿野清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義不畏臣竊爲青史慮疏入帝大怒削籍提訊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不召後以御史張瑋言執政合詞請擢用帝以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

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披
緇爲僧越十五年而終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龍正遊高
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
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冤濫十一年五月熒
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
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皐陶贊舜
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
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
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

此等乃無慮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顒舉龍正久之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眞賢才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青浹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言云拯困甦殘不知何道龍

正上言拯困甦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
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
不窮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
聚斂之別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專意墾荒中
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
輔河南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
宜取給或平糴或拜爵或中監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
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然是時中原多殘
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執常理而已翌日復進用人探本
疏帝皆優容焉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

辯又以進墾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

贊曰崇禎時僉壬相繼枋政天下多故事之可言者衆矣許譽卿諸人抨擊時宰有直臣之風然傅朝佑死杖下姜埰熊開元得重譴而詹爾選抗雷霆之威顧獲放免言天子易言大臣難信哉湯開遠以疎遠外僚侃侃論事憤惋溢於辭表就其所列國勢亦重可慨矣夫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６９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５４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６８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